



拉曼大學

论朱天文作品中的成长叙事

陈秀雯

CHAN SIEW WEN

拉曼大学中文系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NOVEMBER 2011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论朱天文作品中的成长叙事

科目编号：ULSZ 3068

学生姓名：陈秀雯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辛金顺教授

呈交日期：2011年11月25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v
致谢	v
第一章 绪言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前人研究.....	3
第三节 研究方法.....	4
第四节 研究难题.....	4
第二章 朱天文生命中重要的人物.....	6
第一节 朱天文与朱西宁.....	6
第二节 朱天文与胡兰成和张爱玲.....	9
第三节 朱天文与侯孝贤.....	11
第三章 朱天文作品中的成长世界.....	14
第一节 青春的幻梦：三三时期的作品.....	15
第二节 走向资本主义的现化：三三时期后的作品.....	18

第三节 戏梦人生：电影剧本的编写·····	24
第四节 巫言巫女：朱天文晚期的作品·····	28
第四章 结论·····	34
参考书目·····	36

论朱天文作品中的成长叙事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9AAB00050

日期：02-11-2011

摘要

本论文将对朱天文作品中的成长经历，及其创作经验进行较全面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亦会根据朱天文的家庭背景、文化信仰，以及她人生中所经历的一切人、事、物进行深入的分析。就朱天文人生当中，能够踏上创作之路，主要是因为家庭背景所致，以及一路上她所遇到或接触到的人、事，如恩师胡兰成与张爱玲以及侯孝贤的影响。从朱天文的自传中，可更深入的去了解她与父亲朱西宁、胡兰成与张爱玲的文学渊源，从中亦能看出这三位作家对其文字风格的熏染。他们对朱天文的影响可说是非常的重要，但也不能忽略朱天文本身的生长背景以及社会经验，这些潜化成了她个人的格调。而因朱天文从小就处于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里，很自然地，她无形中也继承了父母的写作基因。后来当她遇到侯孝贤，对她而言可是一个重生。她与侯孝贤在演艺圈合作四年多，使她在面对现实之下，而更能深入地去观察、参与和准确的进入到台北都市的生活，这足以让她眼界大开。因此，这四位重要的人物可说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引领着朱天文在创作天地中不断的成长。

另外，在朱天文作品中的成长世界里，早期的作品都是以青春校园生活为主。它充满着亲情、友情与爱情的赞美、感激和对青春与生命的礼赞。到了中期，其作品则转变为对生活的厌倦和无奈、无历史感、理想破灭等后现代乱象，同时也呈现出颓废、厌世、苍凉等世纪末景致。晚期的作品更是以站在社会的最边缘，最左边来叙述。站在左边，主要是因为不愿社会化，不愿随日渐乌糟混浊的社会综艺化、庸俗化、肤浅化，同时又不愿封闭自我绝世弃尘，对新世代新人类新资讯抱持着好奇与关心的目光的朱天文，所做出最好的选择。这足

以看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写作对象也变得复杂，所逼视的问题，亦涉及到较多关于人类的处境。

关键词：朱天文；生命；重要人物；作品；成长；世界

致谢

论文完成之时，也代表着我的学士生活即将要划上句点。回首这三年来平淡却充实的时光，禁不住心生感慨。从论文导师那儿所启发的一个念头到如今两万字的完稿，写作论文的过程实在不是想象中的那么轻松，但所幸的是在那段期间拥有两位知心的朋友不断的提供一些意见，令我获益不浅。虽然这段过程颇为艰难，但最值得欣慰的是在写作的体验中，不断沉淀、不断充实的过程，让我感受到自己也是在一同的成长着，这一切无论是快乐的或是苦涩的味道，都是属于我们人生中珍贵的记忆。

在这短暂的三年相聚时光中，老师们的教导让我学习到不少的知识，同时更认识到许多关心爱护我的人。因此，我将会借此机会真诚的感谢老师们的教导，以及同学们的关爱。首先要感谢的当然是我的论文导师辛金顺老师，他能够包容着我们的轻狂和稚嫩，同时也爱护着我们，与他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这一切却是值得珍藏一生的美好回忆。他对文学所怀抱的那种严谨态度以及诚挚的热情足以感染着我，这一切都令我在踟蹰前行的学术道路上始终能保持坚定的信念。另外，我要感谢的是为我授课的金进老师、黄文斌老师、李国正老师、林志敏老师、方美富老师、李树枝老师、叶秀清老师、黄丽丽老师、余曆雄老师、林良娥老师、贺淑芳老师、许文荣老师和莫德厚老师，是他们的悉心讲授拓宽了我有限的知识面，从刚开始来到这里就读大学到现在即将要毕业了，期间所教导的宝贵知识，我都将会铭记在心。

除了感谢我的老师外，还要谢谢我那一些可爱的朋友，与彦弘、惠育、瑞民的尽情聊天，时而碰撞出学术的火花，让论文的写作过程，由寂寞转变为愉快。他们令我的学士生活如此的丰富多彩。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家人，一直在默默地陪伴支持着我。

第一章 绪言

朱天文，1956年生於高雄县凤山的黄埔新村，山东临朐人。她是台湾著名作家朱西宁与翻译家刘慕沙之长女。朱天文高中时就读中山女高，在高一暑假时完成了第一篇作品《强说的愁》及第二篇作品《仍在殷勤地闪耀着》，从此展开了作家的生涯。大学则就读淡江大学文理学院英文系，原本她想就读研究所，毕业后能与母亲同样从事翻译工作，但当她遇到王明雄老师后，决定不再报考研究所。¹朱天文出身于文学家族，高一时就开始写作，她的小说多次获奖。1974年，朱西宁为了写张爱玲的传记而结识了胡兰成，辗转中还成为了朱家姐妹的精神导师，对朱天文来说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朱天文大三时，因为胡兰成的关系，姐妹俩就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三三集刊》。在1979年，毕业后一年成立了“三三书坊”，从而投身出版业务。与此同时，朱天文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淡江记》。1981年，创办了《三三杂志》。朱天文在三三时期，曾组读书会、办合唱团，还到许多校园主办演讲，这一切主要是为了宣扬传统中国文化。

1981年，朱天文与丁亚民、朱天心、周平等写电视剧剧本《守着阳光守着你》。²后来朱天文因《小毕的故事》获得联合报“爱的征文”佳作，并在报上刊登，因而引起侯孝贤与陈坤厚的注意，促使朱天文进入电影剧本创作的领域，成为台湾电影的重要编剧。朱天文与侯孝贤因而成为了最佳搭档，完成的电影包括了：《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悲情城市》、《海上花》等。在忙碌的电影编剧工作以外，她也不忘情写作。她的作品包含

¹黄秋芳：〈在文学之外——朱天文走过〈炎夏之都〉〉，《自由青年》，台北：自由青年社，1988，页40。

²朱天文：〈下海记〉，《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276。

了小说、散文、杂文、电影剧本多部，部分作品更有英、法、日等国译本或选集。她曾获《联合报》第一届小说奖第三名、第五届时报文学奖甄选短篇小说优秀奖，1994年，并以男同性恋为主题的《荒人手记》获得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

本论文将会通过对朱天文的作品集里所有的文本细读，从中挖掘出其作品中所带出她的成长经历及其创作经验。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朱天文，又是胡兰成的弟子，因此笔者将试图进一步探讨出她在文本中所蕴涵的家国梦想、乡土之思以及人世沧桑的创作背后的引领者。同时，笔者还会根据朱天文三个不同时期的作品，分析其创作的成长历程。

第一节 研究动机

笔者会选择研究朱天文这一位台湾著名的作家，主要是因为金进老师的缘故。在进入中文系的第一年第二学期，笔者选读了现当代文学这一科，并从金进老师的教学中得知了朱天文这一位作家，同时也听说她是一位才女。因此，笔者就开始对这一位作家产生了兴趣，当时我只阅读了她近期的一篇小说《巫言》。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觉得她的描写很特别，她能将一些生活上琐碎而繁杂的事情，描写得淋漓尽致，而这部小说最吸引、最让笔者深刻的是她所描写到父亲在等待死亡过程的那些细节。经过阅读《巫言》这部小说后，笔者更想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一位才女的创作。因此，就将朱天文的作品集买下来，并将其作品进行研究。

第二节 前人研究

朱天文在台湾成名较早，创作周期也较长，所以对她创作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就笔者所了解到的硕博论文来看，涉及到朱天文的创作研究论文共有 8 篇。这些论文多关注其代表作《世纪末的华丽》和《荒人手记》的研究。研究多从性别、族群、政治、社会文化思潮以及文字特色等方面的进行把握，此外也有从比较的角度来进行研究，比如与朱天心、朱西宁以及原住民作家之间的比较。另外，对于朱天文创作中有关眷村和都市时期的相关评论有詹宏志：

《一种老去的声音——读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对她的“老灵魂”系列作了评述，指出“老灵魂门”所面对的世界是“可预见的窄小，是重复消沉和枯萎”，展示其创作的“苍凉、练达的面貌”。³王德威的《从〈狂人日记〉到〈荒人手记〉论朱天文，兼及胡兰成与张爱玲》从谱系学的角度重新梳理了张、胡两人对朱天文创作的影响，以及后现代理论在其创作中的彰显。⁴施淑在为《荒人手记》获奖时所做的决审中，进行了全面的概括。她认为这部小说的价值不只在同性题材对读者所引发的涉猎心理，而在于“经过它（《荒人手记》）‘同时是生活’、也是‘文字炼金术’的叙述活动所呈现的‘生命的质地、肌理’”。而这“生命的质地和肌理，是用感官的知觉把生活事件拆解成充满生命力的碎片，再将之重组、编织，拼装成一般经验或观念之外的人的存活样式”。⁵总的来说，朱天文在台湾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成果显著。在大陆学术界也拥有对朱天文的创作研究，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晨以硕士论文《生

³ 詹宏志：《一种老去的声音——读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 5-11。

⁴ 王德威：《从〈狂人日记〉到〈荒人手记〉论朱天文，兼及胡兰成与张爱玲》，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 201-218。

⁵ 朱天文：《荒人手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7，页 221-222。

命书写的实践——朱天文作品及其文学经验研究》为题对朱天文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朱天文的散文、小说及电影剧本等文学创作为切入点进行综合研究。而中国期刊网所收录的有关朱天文评论文章约 50 篇，这些评论多是以其《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等进行评论，内容所涉及眷村书写中的身份认同、离散主题、族群观念以及后现代语境下的都市书写等。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由于朱天文的创作是以她的成长经历作为叙事的，因此笔者将会从朱天文的小说、散文及电影剧本等文学创作来进行研究。而影响着她成长的三个男人及女作家更是与她的创作有所关联，因而笔者将试图从这三个影响她的男人和一位女作家及其作品世界两方面来入手，对朱天文的所有作品进行一次整理。同时，笔者将会在各个主题的阐释中分别适时地运用与主题有关的论据以加强研究的学理性。例如朱天文的早期创作与中期的创作之间的转变原因，笔者将会以相关的短评、采访记录或报导来作为一个论据。

第四节 研究难题

由于朱天文是台湾的作家，因此在研究朱天文的作品时，难免会看到有关台湾当时的社会以及台湾的文化色彩。但由于笔者的学历有限，知识单薄，再加上视野狭隘以及文化涵养的不足，这一切都导致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障碍。此外，朱天文的作品中也出现了许多理论家的术语，而且在她的文

字中所蕴涵的深层意义并不是那么容易去理解的。因此，笔者在阅读朱天文的作品时，就会连续重复看数遍，以避免在阅读时忽略了其中作者想要带出的意义。

第二章 朱天文生命中重要的人物

朱天文从小就生长在一个“文学世家”当中，她能成为台湾著名的一位作家，正是与她的生长环境及背景有着息息相关的影响。因此，在朱天文的生活当中，拥有三位男人以及一位女作家深深的影响着她，同时他们也是引领着朱天文走上创作之路的人。这四位包括了她的父亲朱西宁、恩师胡兰成、张爱玲以及侯孝贤。

第一节 朱天文与朱西宁

在朱氏家庭里，写作是大事，每当朱西宁要开始写作时，刘慕沙便会带朱天文姐妹出去，以便能让他专心的写作。他们对写作的那种恭敬态度，很自然的就影响了朱家姐妹，并且渐渐的培养出对文学的爱好。朱西宁在她小的时候就时常灌输着爱国的思想，同时也教导她古典文学。当朱西宁从军中退役以后，就开始成为了职业作家。他塑造了一个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家庭环境给他的女儿。此外，朱家的朋友更是一些文人，谈论的都是各种与文学有关的话题。朱天文生活在这种文艺气息的家庭里，早已促使她想要继承父亲的道路，并走上创作之路。

朱天文的作品《伊甸不再》、《安安假期》等故事里，都是写着她生活在眷村时的童年生活、老兵的故事、背井离乡的心情。眷村的生活对朱天文来说最难忘的是能够一家人苦中作乐的那种亲情以及整个眷村和睦融融的环境。在《子夜歌》这部作品中就带出了朱天文的家庭生活，她以平易的言语来叙述

眷村社区里的紧密感，从中衬托出孩童的天真无邪，游乐于大家庭里那种温馨的气氛。这样的童年成长经历带给朱天文不少的创作灵感和动力。此外，朱西宁所写的《八二三注》里的那些中华传统文化也直接传达给她；而母亲刘慕沙本身带有日式风格美学的优雅气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朱天文。在朱天文还小时，她只能在父亲写作时独自一人静静地在旁边阅读，而朱西宁所写的《铁浆》、《狼》以及《破晓时分》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后来当她的父亲拥有属于自己的书桌后，就开始与她母亲比邻并坐，父亲写稿，母亲翻译，他们仿佛就像小学生一样很要好的在一块儿做功课。朱西宁所写的《八二三注》就是在那时开始写的。三百字稿纸不打草稿，很少改，整洁得似誊清的稿子，不留存。⁶后来朱氏姐妹俩抓来钉成一本做计算、画娃娃头，又或是母亲拿去登流水帐，或包糖果饼干。同时朱天文还会在上课无聊的时候把计算本翻过来读父亲的原稿，没头没尾的也看得意味盎然，放学回到家后第一时间就会到父亲的书房，看父亲的稿纸并了解故事的发展。⁷虽然朱天文是以颠倒的方式来读《八二三注》初稿的，但在她心里早已深深想要跟随父亲的脚步，甚至想要超越她父亲的写作。在素读《八二三注》里朱天文有提到：

“如果父亲的《八二三注》已是一个极致，我则私下期许自己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写出一部长篇，广阔而真实的写出八二三哪一个时代的深流，那一个对于沦陷的故土之思一般民间并无浮辞，甚至似一种对当前事件的不介意的茫然，最令我感兴了。”⁸

这足以证明朱西宁在她心中深深的被影响着要走向她父亲的道路，同时朱氏家庭里的环境也是造就她创作的资源和动力。

⁶朱天文：〈素读〈八二三注〉〉，《朱天文作品集 6·黄金盟誓之书》，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 38-39。

⁷朱天文：〈素读〈八二三注〉〉，《朱天文作品集 6·黄金盟誓之书》，页 39。

⁸朱天文：〈素读〈八二三注〉〉，《朱天文作品集 6·黄金盟誓之书》，页 43。

朱天文身为长女，自然的就能与父母有更多的接触，她追忆回小时候与父母的相处：“我至今记得父亲把我抱在膝上背诵的古诗十九首和琵琶行。”⁹这种温馨的对待，一直到朱天文进入作家的行列以后，她的父亲对待她则选择了一种默默的态度去支持她的创作。而朱天文自己也认为：

“与爸爸妈妈，只觉是文学上的同道有与谋，平手待平手的，更似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亲而不热。……他们当我大人、当我文章之士敬重。”¹⁰

这证明当她踏上文学的道路之时，她就一直认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只是在文学上的同道而已。她拥有这种想法是由于职业的缘故，因此她才会视父亲如师友之情谊。直到后来她感觉到父亲这位同业者的创作渐渐倾斜，甚至停顿了。这样的感觉才让她慢慢回到作为女儿的身分，再度回到她小时候忠实读者的崇拜眼光。停留在朱天文心中有关父亲朱西宁的最后记忆，是在父亲癌病住院甚至到父亲去世的那一刻。朱西宁曾在遗言中提到：“长篇写作已完成部分五十五万字交由子女整理出版。”¹¹朱西宁非常深信他所写的长篇未能完成，也许是因为上帝认为他所做的已有人做得更好，已经超越他所做的。因此，朱西宁的最后一本创作就交由朱天文来编辑校正，并且在她父亲逝世几年后就出版了。身为女儿的朱天文，见证了她父亲这漫长的书写过程，同时也为父亲完成了心愿。

朱西宁对朱天文来说是一个高峰，她永远都无法超越自己的父亲；是一座靠山，让她不会惧怕孤独。同时，朱西宁也是督促着朱天文在小说创作中前进不止的人物。因为她父亲的缘故，《荒人手记》朱天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足以证明了她写长篇小说的写作能力。从以上的描述足以证明在朱天文还小的时候，

⁹朱天文：〈朝阳庭花闻儿语〉，《朱天文作品集 6·黄金盟誓之书》，页 17。

¹⁰朱天文：〈云上游〉，《朱天文作品集 6·黄金盟誓之书》，页 53。

¹¹朱天文：〈挥别的手势——记父亲走后一年〉，《朱天文作品集 6·黄金盟誓之书》，页 242。

父亲从教导她的古典文学，到后来对于她写作的默默支持，不难发现朱西宁对朱天文在创作上的影响和支持。

第二节 朱天文与胡兰成和张爱玲

从朱天文的许多作品中，不难发现都带有张爱玲的风格，这主要是与她父亲有关。由于朱西宁非常欣赏张爱玲，他曾经这样评论过张爱玲：

“爱玲先生出身清权贵世家，自生及长皆寓居津沪两地外国租界及香港英殖民地。遗老族戚之辈皆化外于民国——至少也都是事不关己的无情以视界外天下。如此乃流传和成就爱玲先生文学风格的超然观世，冷然处世，外间几世几劫，时事多少盛衰兴替，时潮多少飞伏涌退，似皆与他无涉，不为所动。这种“鹊桥俯视，人世微波”天上人间的境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几无第二人有她这般邀天之幸而得之者。”¹²

从这足以看出朱西宁对张爱玲的崇拜。因此，在朱天文还是初中生时，朱西宁就把他珍藏若宝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推荐给朱天文及朱天心。虽然当时朱天文对大陆的文坛情况一概不解，但经过她父亲的指导下，才开始阅读起张爱玲的作品。此后，朱天文就成为了张爱玲散文的爱好者。张爱玲的文章所散发出的自在、机智以及女性对爱情的看法，正是激发了朱天文对日常生活工作的观察，张爱玲的文学观深刻的影响着朱天文的想象力，而且也帮助了她在说故事与使用语言能力上的创造力。

¹² 朱西甯、蔡凤仪编：《金塔玉碑》，《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96，页214。

另外，影响朱天文甚巨的则是胡兰成。当朱天文就读高中时，朱天文因阅读了胡兰成的作品《今生今世》，只觉“石破天惊、云重海立，好悲哀”¹³，就写了一封信给胡兰成，以表示对胡兰成的敬仰。没想到的是，胡兰成竟有意把朱天文所写的信当作正要出版的删节版《今生今世》的序，这一举止，使朱天文受宠若惊。他们便是这样从文字开始而认识的。后来，胡兰成因得罪了其他的教授，使曾在汪精卫手下做事的往事被喧腾出来，“汉奸”之名使胡兰成无法再在文化任教及居住，辗转间搬至朱家隔壁，并成为朱家姐妹的精神导师。¹⁴在朱天文十九岁时，内心就从学于胡兰成，而且曾两度到日本去拜访胡兰成。她曾自说：

“兰师的文章是这样最最中国本色的文章，因为我是从兰师那里才明白汉文章原来是这样的。”¹⁵

胡兰成带给朱天文许多在日常生活中的启示，同时他对于朱天文的文章，都给于很高的评价。朱天文师承于胡兰成后，就开始吸收胡兰成的思想，从而在读书的过程中，也懂得从自己的生活与古人的生活相比喻。朱天文曾在〈黄金盟誓之书〉提到：

“他讲国际形势，我心想啊，孔明的隆中对就像是这样吧，感到感动。”¹⁶

可见胡兰成的教学方式是如此的深受朱天文的喜爱。此外，胡兰成也是促成朱家姐妹创办起《三三集刊》的人。这是因为朱家想要出版胡兰成的书，才会成立起“三三书坊出版社”的。因此，胡兰成的许多书也是由朱天文来编辑作序

¹³ 朱天文：〈优云波罗之书〉，《朱天文作品集 6·黄金盟誓之书》，页 171。

¹⁴ 黄锦树：〈神姬之舞——后四十回（后）现代启示录〉，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6·黄金盟誓之书》，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 261。

¹⁵ 朱天文：〈《传说》自序〉，《朱天文作品集 1·传说》，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 189。

¹⁶ 朱天文：〈黄金盟誓之书〉，《朱天文作品集 6·黄金盟誓之书》，页 187。

的。当朱天文的《传说》出版之时，胡兰成经已逝世了。这对朱天文来说特别的感伤，她在《传说》的序中这样提到：

“知音不在，提笔只觉真是枉然啊。今我是以伯牙绝琴之心操琴。”¹⁷

另外，在朱天文写作的过程中，胡兰成也不断的提醒她必须随着年龄的增长来发掘成熟的题材。对此朱天文曾这样提到：

“最大的影响也就是视野吧！……虽然你眼前在做一件很小的事，但心胸却望得远远的，望向天的尽头。写小说也一样。”¹⁸

胡兰成的视野及教诲，可说是胡兰成留给她的最大资产。这一切对于朱天文来说可是产生了很大的帮助。从审美观、写作观、人生观等，足以证明胡兰成对于朱天文的影响可说是全面的。

朱天文深受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影响，再加上朱天文从小经由父亲那儿传承的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在朱天文的作品中，可说是充满了浓浓的“中国结”。这正是让许多的评论家都把朱天文的写作常会归类为“张腔胡调”的原因。

第三节 朱天文与侯孝贤

朱天文从写小说到后来写电视剧剧本，后来又因《小毕的故事》而一脚踏进了电影编剧的行列中。由于侯孝贤在《联合报》上读到有关朱天文的这篇专栏，认为不错，所以就想把这篇改写成为一部电影。因此，就约了朱天文在明

¹⁷朱天文：〈《传说》自序〉，《朱天文作品集 1·传说》，页 189。

¹⁸白睿文：〈文字与影像——访谈朱天文与侯孝贤〉，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5·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 291。

星咖啡屋见面。朱天文正是在这样的因缘际会下开始与侯孝贤搭档，成为台湾新电影的重要编剧之一。之后，朱天文便将她的才华与青春投入在电影编剧里，与同为外省人的侯孝贤开始追寻童年的回忆、成长的历史，从而建构与台湾密切的关连。按照罗永浩语录：强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¹⁹侯孝贤就是这样的人，大气，甚至有些霸气，像一杯伏特加，烈且后劲十足。而朱天文则是与侯孝贤相反的，她永远是柔弱、专注、好奇、羞滋、敏捷、朴素的集合体。如此的异质，如此的合作，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阿城对于他们俩的合作给予这样的评价：“侯孝贤无疑是贵金属，而朱天文却是块小小的稀有金属。”²⁰这样的评语深为精准，正因为朱天文的加入，使得侯孝贤的电影在阴影中，发出着一种柔和的光芒。也许这就是一种平衡点吧！以一种中庸的姿态来面对生活，不去强求，一切随缘。

朱天文与侯孝贤共事以后，发觉到电影世界不见得是她所想象的那么商业化，说故事亦可以变得十分有创意，而且更能以轻松的方式来体现思想感情。朱天文表示在看《俏如彩蝶飞飞飞》时：

“从头好笑到尾，尤其站在编剧的角度去看，一边惊喜：啊，原来剧本可以这样来写的！一边才懂得侯孝贤常常说的，剧本的节奏和运气（呼吸）。”²¹

由于侯孝贤所擅长的都是农村题材，而且也是以普通人的生活环境来取材。影响着朱天文的是侯孝贤的题材，因侯孝贤的电影题材都是她从没接触过的。因此，她的题材努力撷取童年的成长经历，发挥她对台湾乡镇观察的敏捷度。朱天文曾写道：

¹⁹ 阿城：〈稀有金属〉，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 5。

²⁰ 阿城：〈稀有金属〉，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页 5。

²¹ 朱天文：〈我们的安安呀〉，《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页 280。

“所谓‘维摩一室虽多病，也要天花做法场’，纵然这个世界原是残疾病态的，创作者何不负起散花天女的责任，化世界这个大病室为道场。期待着这个团队可以为中国电影的未来而努力。”²²

从上述所描述，足以看出朱天文相信与侯孝贤、陈坤厚剧组的合作，可以让她继续她的三三理想。她与侯孝贤之间的合作最为持久，作品显然最多，成绩也最为显著。曾有人称她为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也有人说侯孝贤是她的“御用导演”，总之两人合作得十分默契是明显可以看出的。这主要是因为两人的文学修养相近，对电影的看法和审美情趣以及电影创作中的艺术追求也相近的缘故。

朱天文笔下的女性都是自恋而实际，内在强悍，并充满了自我意识。她们仿佛中了药瘾般沉湎于私密的情欲想象，却不会痴傻地投入没有胜算的爱情关系。这些都是朱天文的写照，这都是来自于她父亲的教导、恩师的传承以及一个特殊关系中的男人的感悟。这在她《巫言》这部小说的序中有提道：“他们（朱西宁、胡兰成和侯孝贤）的作用已不能用影响这两个字来讲，他们塑造了我的一切，甚至是我的生命。”²³从这可以看出他们对朱天文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她自己的想象，他们足以成为朱天文生活中的世界。

²²朱天文：〈我们的安安呀〉，《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页 281。

²³朱天文：《巫言》，《朱天文作品集 8·巫言》，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 343。

第三章 朱天文作品中的成长世界

在台湾的文坛里，朱天文是以文学的笔锋在她所经历过的每一段社会历史中表现出其生命的精彩度来。对朱天文而言，写作的来源必须要做一个“人的发现者，物的发现者”而不是“发言者”，从而能够“我看到，我记得，我写下”²⁴。因此，二十五岁前的生活对她来说是她写作的主要资源，这可以从〈阿难之书〉中的引言看出：

“葛林的《喜剧演员》里写，作家的前二十年涵盖了他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则是在观察。Joyce 也说过类似的话，唯年数加了五年，二十五岁前。葛林自己又说，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同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是的，或许我将用后来的一生不断在咀嚼，吞吐二十五岁前的启蒙和成人礼。”²⁵

朱天文的写作都与生活上的事物息息相关，这就是朱天文一生向往的创作精神。从朱天文的作品中，无论是在她前期或是后期的创作，主要都是以描写人的真实性情作为题材的，从中还反映出各个时期台湾的社会背景。而这些题材都是出自于她对生活的细节、感觉经验来描述。

²⁴ 王良芬：〈朱天文纽约演讲废墟里的新天使，自述创作历程〉，《中国时报》，1999年5月2日。

²⁵ 朱天文：《花忆前身》，台北：麦田出版，2002，页87。

第一节 青春的幻梦：三三时期的作品

朱天文的作品无论是早期的或是到了近期的作品，成长一直是她反复吟唱的主题，犹如童语、私语、家语的碎碎念中，朱天文将日常生活中的记忆碎片拼缀缝合，于是就有了童年、青春及成长的个人精神境遇，并从中不断的探索。朱天文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早期创作：

“关于创作，我认为几乎是没有任何限制，写的时候就是淋漓尽致，把当下你所认为的、彻底不保留地呈现出来。……17岁时写的东西无非就是青春的跌宕、爱情，人生还是白纸一张，有的就是青春。所以早期写的东西，大概不出经验范围之外，常常带着浓厚的自传性。”²⁶

根据朱天文自己的评价，足以看出她的作品都是采用一种观看世界的直观方式，不靠任何的手段、逻辑，以一种比较自然生成的态度来从事创作。

在早期的作品，朱天文的写作题材都是以青少年时期在校园内外的学生生活为主。如在《仍然在殷情闪耀着》里描写到同学之间的友谊以及个性的差异，一位是守纪律、好学的优秀学生；一位是不受拘束、常犯规的艺术天才学生。每一次前者要偷偷模仿后者的行为时，都会招来师长的责骂和警告，很快她就会停止下一步的行动。最后那位不守纪律的学生最终到国外进修音乐，彻底逃脱禁锢的联考制度，留下守纪律的学生像黑暗中的霓虹灯继续“殷勤闪耀着”。²⁷另外，她的作品也热衷于对少女情怀的抒写，生动而真实地呈现出正值豆蔻年华的青春少女的微妙心思。如《记得当时年纪小》袒露了主人翁对陈老师近乎

²⁶ 李文冰采访：〈文学的凿石者——作家朱天文专访〉，《幼狮文艺》，1998年，第85卷，第3期，页6-7。

²⁷ 朱天文：〈仍然在殷情地闪耀着——乔太守新记〉，《朱天文作品集1·传说》，页22。

暗恋的好感和倾慕之情。这足以看出她的作品都是描写一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从而写出人的真实性情，特别是少男少女们的生活情趣。

早期朱天文虽受到张爱玲的影响，但她很少会描写张爱玲笔下那些在家族中为金钱、爱情争斗的女子及负心郎，也没有商人或升斗小民。只因当时朱天文所处的年龄正是享受各种不同友谊的年轻岁月，对感情的事情也较为单纯，因此她总是以恋爱的过程来发现自己。就好比在《俩人行》中的女主人翁借着目睹男主人翁与她好友的恋爱过程，从而了解男女之间的感情波动。小说中的爱情叙述，表明着校园式的浪漫色彩，以青春为底蕴，展现了少女情感的意向世界。另外，朱天文的小说虽有男女肌肤之亲的描绘，但只限于少男少女初尝恋爱滋味的心动，如《女之甦》中男主人翁以为吻了女主人翁后会怀孕，就想办法劝她去做身体检查。女主人翁原是无忧无虑的少女，却因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紧张、害怕，担心自己真的怀孕，家人会不谅解，因而导致她的心情变得极为沉重。这种单纯的爱情对少女的启蒙及肉体上的苦恼，都表现出一种成长的过程。从以上的几篇小说，足以看出爱情在朱天文的小说中只是纯粹的写情。

直到散文《淡江记》的出现，明显看出朱天文是受到三三理想的建国使命，爱情的话题逐渐提升到爱国、爱人、爱物的情境里。如《我梦海棠》里提到：“我是只向中华民族的江山华年私语，他才是我千古怀想不尽的恋人。”²⁸这足以证明爱国亦可像恋爱般缠绵。此外，在《谈〈赤地之恋〉》中朱天文所描述的爱情观如：

²⁸ 朱天文：〈我梦海棠〉，《朱天文作品集 2·淡江记》，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 144。

“在情之上的一股浩大光明之气，像神的光，贯穿了太古至今，通向永远。天道恒在，于是我们就可超越成败恩仇，对共产党也能菩萨低眉，甚至照样与之潇洒，在争斗之外还有对天道的游刃有余。”²⁹

这证实了三三知识中那些中国山水古典情意，导致她在思考爱情时也带有一种哲学与神学的内涵。另外，朱天文的作品都是以男女有情的造境。如《我梦海棠》中提到：“与人家恋爱也不是一回事，倒是像海边玩沙的一群孩子，玩玩网及其所以，太阳、月亮、星星统统落到浪涛里了。”³⁰这足以看出早期朱天文所理解的恋爱不过只是一群人在一起游玩，发乎情，止乎礼的行为。而《腊梅三弄》中则赞赏着那些有结果又没有结果的爱情。三名彼此熟识的女子共同爱上男主人翁，最后男主人翁娶了其中一位。但因该女子与夫家不睦，男子又将出国读书，这一份爱情显得既充实又孤独，虽有婚姻，但却不能完整地去拥有这份感情。

由于爱情是广义的，因此友情也像恋爱，朱天文的散文不时会以恋人般思慕、爱怜的口吻来描述其亲朋好友，师长同学。有时不会理会所描述的人是谁，她甚至看到女朋友也会心跳加速，普通男同学也如爱人般可歌可泣。如《淡江记》中的阿丁、仙枝等都是常见的例子。另外，在《五月晴》中女子与男友闹意气，共同的好友出来调解，充当着他们之间的和事老。女子面对这位好友亦有男女恋人的好感，叹息人为何要长大，长大便要分离的悲怆。

²⁹ 朱天文：〈谈〈赤地之恋〉〉，《朱天文作品集 2·淡江记》，页 113-114。

³⁰ 朱天文：〈我梦海棠〉，《朱天文作品集 2·淡江记》，页 140。

从以上的作品，足以看出朱天文早期的作品仅限于校园青春充沛的情感，并无杂质的完美友谊。而爱情则带有喜剧色彩，娇柔作态的少男少女，透露着健康正色的礼义之情。

第二节 走向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三三时期后的作品

朱天文早期的创作中，都是充满了对亲情、友情、爱情的赞美、感激和对青春与生命的礼赞。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及见识的增广，其创作手法到了《世纪末的华丽》、《炎夏之都》等作品后就开始有所改变了。从《炎夏之都》后，朱天文开始准确地描写都市的生活景象，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形态，而少女时期的三三，一点一点的被迅速改变的政治生态以及迅速发展经济情景所取代。因此，在她中期作品所描写的都是对生活的厌倦以及无奈，甚至写到一些人际关系的隔膜以及疏离，她所反映的正是当时台湾社会的后工业文明状况，一种忙、盲和茫然的心态现象。由于台湾电子制造业的发达以及社会财政的急剧膨胀而引发出服务和消费行业的勃兴，并导致台湾社会提早进入后工业文明的年代，这种社会现象不断持续，并浸透于每个人的日常行为及观念里。因此，朱天文的中期作品里带有无历史感、消费膨胀、理想破碎等的后现代乱象，同时她也在作品中呈现出颓废、厌世、愤怒、腐烂等的世纪末境况。这也可视为朱天文对台湾的解严、资讯爆炸、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主导下的政治、文化性别等观念的转变与冲突所进行的一番省思。如在《柴师父》中随着思想解严，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成形，“客厅佛堂上挂着的蒋经国、李登辉肖像，不敌电视机里的费玉清和猪哥亮。”³¹由大陆来台的三十年的柴师父以前被人们崇拜，如今在说着台语、观看餐厅牛肉秀的小孙女的眼中有如“古代稀有动物的遗骸出

³¹ 朱天文：〈柴师父〉，《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页 21。

土”³²；《红玫瑰呼叫你》中翔哥看见一群中年妇女随着音乐起舞而深感厌恶，“为她们如此不知不觉简直天真无牙近乎耻，他极不忍心不敢再看”³³。朱天文故意把“邪”写成“牙”，诙谐而诚实的揭发出新世纪对待传统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世纪末的华丽》中米亚是一位“依赖嗅觉记忆活着的人”，她感官印象、亮灿灿的外表、飘浮的影像组成她真实的生活史，处在时尚的圈子中导致她的政治观是虚无的，她只清楚地知道人们消费的不是物品本身，而是物品的形象。³⁴这可以看出朱天文揭露了当时的都市物质文明过度的发展，导致人们生活在空虚和颓废的享受之中。由于朱天文从张爱玲那学来的一套观人阅物的风格，宜古宜今，细腻练达。因此，她的这几篇小说才会与张爱玲的写作手法有着相似的颓落景象。而每一篇都是以华丽熟艳的技巧笔法，写出人生腐化前的一瞬间，充满着一种对生活的厌倦和无奈，对人生苦短的感叹以及对一切青春的伤逝。无论是《柴师父》中已年近七十的柴明仪、《红玫瑰呼叫你》中处于四十岁中年危机的翔哥或是《世纪末的华丽》中二十五岁的模特米亚都共同感受到青春的流逝。最能体现出一种苍凉的风格是在《世纪末的华丽》中有一句说法“年老色衰，米亚有好手艺足以养活。湖泊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于之重建。”³⁵正与张爱玲的《传奇》中所写到的：“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才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到处是她的家。”³⁶这种描写人物对于求生能力的赞赏以及追求幸

³² 朱天文：〈柴师父〉，《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页 24。

³³ 朱天文：〈红玫瑰呼叫你〉，《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页 133。

³⁴ 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页 142。

³⁵ 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页 158。

³⁶ 张爱玲：《传奇自序》，《张爱玲小说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90，页 7。

福的态度是非常相似的。从以上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在朱天文中期的作品中难免会夹杂着一种张爱玲的写作风格——颓废、苍凉和荒凉的世纪末景观。

由于朱天文的文笔里隐然有着张爱玲的影子，这情况，使许多人都把朱天文归类为张派作家，甚至连胡兰成在为朱天文的《淡江记》作序时，也将她与张爱玲相比，更列举出“两者皆善写浑茫之境”³⁷。直到她大学毕业，办杂志，甚至创办出版社后，才逐渐与张爱玲划清界限。朱天文也承认自己已十年没有读过张爱玲的小说，认为自己的《荒人手记》与张爱玲的创作有所出入了。

“今天看看，感觉自己好像可以平了。也不是平了，是总算可以不同了。”³⁸朱天文从没有掩饰过对张爱玲作品中苍凉意味的由衷喜爱，尽管她希望能与张爱玲拉开距离，但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吸纳之后的升华，而并非单纯的背离。

朱天文除了从张爱玲身上学习到苍凉的文笔外，也从胡兰成身上获得一套抒情审美的技巧，并从而操作成知识体系。在朱天文的小说中以具体而零散、物质而感官的日常书写，展现出真实的内心世界。她中期的作品中对世界的那种微妙的审美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桃树人家有事》中黄淑簪因婚前对丈夫缺乏真正的了解，婚后生活不太如意，糊里糊涂的就有了孩子，每想起此事，就气愤不已，甚至拥有跑掉的念头，“有时站在后阳台晒衣服，望着山坡地大片野芒花，在灰金的阳光下吹摇，一波波翻着银，跑掉的念头便会膨胀得像一个庞硕无比的气球，她只需脚尖轻轻一抬，就可以送出栏杆，远走高飞。”³⁹朱天文将黄淑簪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形象描绘了出来；《小毕的故事》中很少说话的

³⁷ 胡兰成：〈新版代序——照眼的好〉，《朱天文作品集 2·淡江记》，页 15。

³⁸ 张大春访问，王之樵记录整理：〈如何与张爱玲划清界限〉，《中国时报》，1994年7月17日，39版。

³⁹ 朱天文：〈桃树人家有事〉，《朱天文作品集 3·炎夏之都》，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 222。

毕妈妈，难得一笑，因为脸太瘦太白了，“笑一下两腮就泛出桃花红，多讲两句话也是，平日则天光底下站一会儿，颊上和鼻尖即刻便浮出了一颗颗淡雅的雀斑”，像是“日落之前忽然燃烧的晚霞”⁴⁰，晚霞的忽然燃烧势不可挡，这对小说中后来毕妈妈自杀无疑是一个隐语。在《荒人手记》中小昭见到阿尧时，“他只剩下两只窟窿的眼睛渐渐汪出水光，聚拢成一浅泉，够把我映照其上，于是他也看到了我。”与阿尧聊天时，“都是回忆我们少年和青春期，每一部电影，每一条主题曲，像落魄王孙在出太阳的冬日里把绫罗绸缎取出晾晒。”⁴¹从中暗示了同性恋者的弱势地位。朱天文在这几篇小说中所挖掘出来的深隐秘密，都是表现出人生的无奈与厌倦。

胡兰成曾提出：“文学是使人明白自己，然后超过自己，与大自然相嬉戏，解脱了生老病死。”⁴²朱天文的小说中也存有胡兰成所说的这种解脱生老病死的审美观照。如《柯那一班》中康怀萱偶遇学生杨光义时，回忆自己曾罚他“抄写四遍孟子见梁惠王，他是把四支圆珠笔绑在一起一次抄完的。”⁴³；《炎夏之都》中吕聪智的岳母在儿子被砍死后，最关心的是儿子阿新整容后的脸，“据说二弟的脸修补得很好，保持了他生前完整的模样，看不出是凶死的，岳母觉得满安慰”⁴⁴。朱天文的小说足以超越了世俗的日常生活的书写。朱天文无论在精神上的气质或是审美理想上的，都可说是做到了对恩师的倒映和重叠。此外，胡兰成也曾这样述说着自己的文化境界：“像张骞的乘槎到了银河见一女子，亦不知是织女，而等后年问了严君平知道是织女，他已不能再来了。但这

⁴⁰ 朱天文：〈小毕的故事〉，《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页 10。

⁴¹ 朱天文：《荒人手记》，页 12-13。

⁴² 胡兰成：〈来写朱天文〉，《中国文学史话》，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页 229。

⁴³ 朱天文：〈柯那一班〉，《朱天文作品集 3·炎夏之都》，页 209。

⁴⁴ 朱天文：〈炎夏之都〉，《朱天文作品集 3·炎夏之都》，页 258。

一对面，世上已千年了。”⁴⁵胡兰成的这种禅语也带给了朱天文对人生与情感的启蒙。朱天文同意台湾的评论家把她自己的名著《荒人手记》看作是对胡兰成《女人论》的一个回窥，同时也是为了对胡兰成的致敬与致祭之作。在《荒人手记》中的某些观点、思想和感受，其实是非常作者化的，或者说作者是藉着同性恋的特殊性，来表达对情色爱欲的独特看法；从头到尾可能只有我的人生观、情爱观。⁴⁶这其中的感受都是胡兰成的启蒙之感。对朱天文来说，这篇小说是“仅仅是为了自我证明存活在现今这个世界并非一场虚妄，否则，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存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⁴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日日目睹以李氏为中心的政商经济结构於焉完成，几年之内台湾贫富差距急剧恶化，当权为一人修宪令举国法政学者瞠目结舌，而最大反对党基于种种情节、迷思，逐自废武功的毫无办法进监督之责上演着数千百荒唐闹剧。”⁴⁸对于当时社会的不满，导致缄默的朱天文化身为小昭诉说出她的不满，同时也表现出她的认同。

朱天文的写作手法由早期的青春活泼到中期的苍凉，她是如此看待这一切的转变的：

“到现在，感情上的经验、长辈亲人的生老病死，该过的都过了，该看的也都看了。……可能因为人近中年之故，看世界的角度的确和以前不一样。人家常说前八十回代表着你对这个世界比较温暖、浪漫化的看法，还是属于少年时代，用生命、青春

⁴⁵ 胡兰成：《禅是一枝花》，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页 22。

⁴⁶ 黄锦树：〈神姬之舞——后四十回（后）现代启示录〉，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6·黄金盟誓之书》，页 275。

⁴⁷ 朱天文：《荒人手记》，页 236。

⁴⁸ 朱天文：《荒人手记》，页 237。

把黑暗盖过。后四十回，冷眼旁观，看世界会看到背后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转变。”⁴⁹

朱天文始终以个人的视角去摄取生活，观照文学，从边缘的叙述来观照历史，这正是朱天文小说创作的一种特色。朱天文的这种观念始终是来自于胡兰成的教诲：写作即修行。“创造惟是修行，你要能如何就可如何，甚至你自己并不知要什么。你若要，你必不能得到，一旦得到的，却超过你所要的。”⁵⁰始终在胡兰成的人文体系中安身立命的朱天文，一直都恪守着胡兰成强调的“礼仪之美”而“不逾矩”。⁵¹《荒人手记》曾拟名《航向色情乌托邦》，貌似是朱天文反写了胡兰成的遗教，由礼逾色，但她所描述的情欲否定了生殖目的而升华为本身的目的，而她又否定了情欲中的肉欲成分，透过她的书写，透过建筑那些转瞬即逝的感官殿堂，肉欲转化为情欲，再被化为一幕幕唯美的色境。⁵²但事实上，朱天文塑造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既衍生于社会又游离于社会的色情乌托邦，以便能让应时的酷儿们有所依归。朱天文曾自言《荒人手记》的完成，“是对胡爷的悲愿已了，自由了。”⁵³，她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走出张爱玲的阴影以及对胡兰成的悲愿。

⁴⁹李文冰采访：〈文学的凿石者——作家朱天文专访〉，《幼狮文艺》，1998年，第85卷，第3期，页8-9。

⁵⁰黄锦树：〈神姬之舞——后四十回（后）现代启示录〉，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黄金盟誓之书》，页284。

⁵¹黄锦树：〈神姬之舞——后四十回（后）现代启示录〉，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黄金盟誓之书》，页303。

⁵²黄锦树：〈神姬之舞——后四十回（后）现代启示录〉，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黄金盟誓之书》，页279。

⁵³朱天文：〈忘情之书〉，《朱天文作品集·黄金盟誓之书》，页223。

第三节 戏梦人生：电影剧本的编写

在朱天文的作品中也参杂了编写剧本。朱天文从三三的世界，进入到最虚幻的现实人生世界，其中的落差，朱天文应该拥有很深的体认。王德威认为演艺圈对朱天文的影响在于：“这种人生戏剧化的实验，重新勾起而非否定了她以往煞有介事的三三经验。”⁵⁴朱天文对过去的追寻，一方面表现在撰写家族记忆，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与侯孝贤共同寻找台湾的童年上，将胡兰成的美学发挥在新乡土的怀旧情调。⁵⁵眷村长大的朱天文与成长于凤山的侯孝贤合作以后，朱天文终于走出眷村，并从而了解台湾的发展历程。透过对过去的回溯，有眷村起步，走向苗栗铜锣的外婆家，经由侯孝贤的童年接续吴念真的成长，朱天文才算真正亲近到乡土，感受到来自台湾本土的生命力。在进入电影圈四年多后，朱天文的眼界大开，朱天文的作品开始不再局限于自身的过往，而且与世纪末的台北密切结合，虽然她所描写的人物仍然多是眷村的子弟，但她书写的时空与场景则是以当下的生活环境为主。王德威认为朱天文的《炎夏之都》是“眷村子弟过完竹篱笆的生活，终要面对外面的天地”⁵⁶，而且朱天文这次“抓准了写都市的调子，大事展开，痛快淋漓。”⁵⁷这部作品在朱天文的《炎夏之都》中所写的序中提到：

⁵⁴王德威：〈从〈狂人日记〉到〈荒人手记〉——论朱天文，兼及胡兰成与张爱玲〉，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页 208。

⁵⁵刘叔慧：《华丽的修行——朱天文的文学实践》，台北：淡江大学中文研究所，1995，页 2。

⁵⁶王德威：〈从〈狂人日记〉到〈荒人手记〉——论朱天文，兼及胡兰成与张爱玲〉，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页 210。

⁵⁷王德威：〈从〈狂人日记〉到〈荒人手记〉——论朱天文，兼及胡兰成与张爱玲〉，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页 210。

“因从事电影四年多，深切地感觉到电影永远是导演的，编剧无份。在想做一件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事情的心情下，写了〈炎夏之都〉。”⁵⁸

这足以看出朱天文经历了四年的观察及参与后，总算准确地进入到台北都市的生活，同时也掌握到外省族群在面临逐渐失去的优势时，那种让人心焦的无奈。由于《炎夏之都》的创作时期，正好是民主进步党的成立，解严、探亲的那几年。政治的改革开放，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都意味着外省族群的优势不再；解严与探亲更是让在台湾的外省人，不论是辗转来台第一代还是承续上一代家国之记忆的第二代，都不得不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做出选择。因此，朱天文开始认真地环视她所生活的周遭环境，新一代，在意与认同的价值观与她所成长的青春已完全不同。这一切正是朱天文透过电影小说的写作，从而大量吸收台湾文化的历史，开始缓步于作品中展开游移的步伐的原因。

朱天文与侯孝贤所选择的电影剧作题材，都是通过个人成长的故事来折射台湾的历史和社会，并表达他们对人生和人性的见解。这正如詹宏志在朱天文小说集《世纪末的华丽》中写的序中所说的：“成长一直也就是朱天文作品中反复吟唱的主题。”⁵⁹这种主题体现在朱天文的许多小说和剧作中，带给人们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一主题在其他的剧作中也是反复的吟唱，并且也得到了侯孝贤的认可和支助。这一切都展现出朱天文与侯孝贤之间合作的默契。朱天文无论是写小说或写电影剧本，她都能取得显著的成绩，并形成了自己的美学风格。而朱天文的电影剧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例如《安安假期》中融入了她童年时的乡村生活记忆，剧作从儿童的视角来观察成人的

⁵⁸ 朱天文：〈炎夏之都自序〉，《朱天文作品集 3·炎夏之都》，页 151。

⁵⁹ 詹宏志：〈一种老去的声音——读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页 5。

世界，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发生在乡村小镇里的许多事情及各类人物，既充满了田园淳朴的风情，同时也表现了一段人生的成长经历。另外，《尼罗河的女儿》也是改编于她的小说而成的。这一篇是她第一次以女性的视觉来叙述故事，并反映了台湾社会中家庭解体和传统伦理的关系，表现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的迷失。这明显看出，她在改编时能准确地把握其实质，不仅能得心应手地完成从小说到电影剧作的艺术转换，同时也能保持原著的精髓，又能凸现个人的美学风格。这正如袁瓊瓊在〈天文种种〉中的论述：“编剧本对她的笔法有影响，她的小说开始有些电影手法出现。”⁶⁰此外，她还这样提到：“笔法是连画面带旁白，且叙且述，转场俐落自如。”⁶¹在《伊甸不再》中，朱天文既是这样运转她的“镜头”：

“父亲打了母亲，狠狠把母亲摔进房里打，孩子们哭成一团，母亲却在房里格格痴笑。天啊，父亲拿母亲的头朝墙壁上撞，洞洞洞洞！……只有素兰原本正伏在饭桌上英文课本画娃娃，照旧画着，冷酷得可怕。这时抬起头，母亲的笑声没有了，冻——冻——根本不是人头，是某种东西才可能发出的这样的撞击声。”⁶²

朱天文这样的文字，近乎电影画面，她连声音都能够精准的描述其变化，由“洞洞洞洞”到“冻——冻——”，让人不得不佩服她对于文字的掌控能力。

在朱天文的电影剧作中，另一种则是根据原创性的剧作。这一类剧本都是根据导演的拍摄意图，并与导演讨论沟通后的创作。如在《童年往事》中，剧作的题材都是来自于导演侯孝贤的生活经历，记述了他对自己的懵懂的童年以

⁶⁰ 袁瓊瓊：〈最想念的季节——天文种种〉，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3·炎夏之都》，页 11。

⁶¹ 袁瓊瓊：〈最想念的季节——天文种种〉，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3·炎夏之都》，页 10。

⁶² 朱天文：〈伊甸不再〉，《朱天文作品集 3·炎夏之都》，页 41。

及叛逆的少年时代的记忆和反思。⁶³朱天文作为主要的剧本创作者，一方面要忠实地描述这一段个人的记忆，着力刻画出主人公阿孝在付出诸多人生代价后，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在另一方面，也融入了自己对成长主题的思考。因此，她所描写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而是一代人的成长经历，并从而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成长影响。另外，《恋恋风尘》的剧作题材则是来自另一位编剧吴念真的个人记忆，朱天文在创作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剧本主要描写了一对乡村青年的爱情故事，其文学的表达与当时盛行的台湾乡土文学有相仿的特点，在故事的叙述中渗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在山野田间的云淡风轻中蕴涵着时代与人性的变迁，同时也体现出作者自身对生活的感怀。剧作的艺术描写十分真实质朴，具有抒情诗的韵味，这些都符合了侯孝贤的艺术要求。⁶⁴从这里显然的看出无论是改编的剧本还是原创剧本，都体现了朱天文在电影剧作中的独特风格。

⁶³ 周斌：〈论朱天文的电影剧作〉，《华文文学》，2006年，第73期，页101。

⁶⁴ 周斌：〈论朱天文的电影剧作〉，《华文文学》，2006年，第73期，页101。

第四节 巫女巫言：朱天文晚期的作品

到了 90 年代末，朱天文自《荒人手记》这一部长篇小说所展现的末世寓言以后，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巫言》十年后再度登场。由于 80 年代末进入电影界后，朱天文所见识到的事物逐渐扩大，再加上她本身的默默然的性格，足以让她站在最边缘、最左边的视角去看待台湾的整个社会现象。而《巫言》这部小说，朱天文正是选择了站在社会的最边缘来看待这个社会，同时也带出了她的人生观、时代观以及文明论。这部长篇故事主要记录了女作家的父亲是如何从蒋介石时代的国民党文化传统，逐渐迈入到一个民进党执政，重视主体特质、个人主义的消费性现代社会。在这种复杂而多变的过程中，女作家极力在尘世变化中寻求生命的意义。朱天文的这部长篇小说《巫言》与她早期书写有关民主故事的《传说》相比起来，《巫言》有着不可比拟的折叠内容，它包含了台湾社会民间生活的种种习俗——从严肃的政治竞选活动到路边的小吃文化；从电影行业到街头表演，而每一位“不结伴的旅行者”都是普通的大众，接近自然民生，是粗糙的底层面，他们通过女作家以祭神歌舞的形式，得以流传。⁶⁵詹宏志曾在《世纪末的华丽》序言中这样提到：“世界并不与我们共同老去，它会继续翻新，会有更多拥有大量青春可挥洒的新人冒出来。”⁶⁶这足以证明早在《红玫瑰呼叫你》、《尼罗河的女儿》等作品中，朱天文对新时代、新人类、新资讯就开始抱持着一种好奇而关心的目光，同样在《巫言》中的〈E 界〉、〈萤光妹〉等章节中，也是以年轻人为主题，素材来自于电影《千禧曼波》拍摄过程中的接触。朱天文试着去了解他们这一些新人类，一方面携着茫然不自

⁶⁵ 卓慧臻：《从〈传说〉到〈巫言〉——朱天文的小说世界与台湾文化》，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页 150-151。

⁶⁶ 詹宏志：〈一种老去的声音——读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页 9。

知的颓靡的世纪末情绪，另一方面又是非常新鲜锐气、充满锋芒的世界，在新和旧的碰撞下，产生出一种新的火花。这种新与旧人类的对比能从文本中生活的各个角度来进行：“飞车族崔哈的饮食习惯是快吃‘墨鱼面，出店抽烟’；恐龙伯母细细咀嚼老板太太做的家常菜酱、朋友送的稀罕土产、各色外国甜品等。她总有时间细读文字，包括包装点心的介绍说明书，端看这些“血统鉴定书”，她就能分辨现在与过去尝过的布丁有所距离。”⁶⁷朱天文正是通过这样的对比，来找出时间与自我的关系，从而巩固女作家的存在意义。尽管朱天文是站在一个冷眼旁观的视角，再加上这世上越来越多的纷纷乱象使她不停的退，一直退守到社会化的最左边，不过她始终是入世的。她曾在访谈中这样提到：“是的，我永远迷恋现世。为了把迷恋整理出一个头绪，所以我写小说。”⁶⁸这证明了朱天文对后现代台湾社会的种种变异的心灵状态，仍有许多发自内心的诉说。

不停的延宕和离题，是《巫言》这部小说的形式，也是这部小说的内容。朱天文选择在细节的不断膨胀衍生中，让其中的意义自己呈现出来。对于细节的不断流连，再细细的描摹，以挽住时间的巨轮，延宕时间。朱天文在访谈中也这样提到：

“我就是喜欢细节，在细节里头我感觉到此时此刻的自我，所以我就专注写此时此刻所看到的。”⁶⁹

对所有细节的高度喜悦、流连忘返，甚至是记忆与迷恋，都可说是所有女性的天赋。这当然也反映在朱天文的身上，她对现实的热情，对物的高度重视，都

⁶⁷ 朱天文：《巫言》，《朱天文作品集 8·巫言》，页 119-131。

⁶⁸ 毛尖：〈关于〈巫言〉与朱天文对话〉，《东方早报》，2008年9月22日。

⁶⁹ 朱天文：〈舞鹤对谈朱天文〉，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5·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 267-268。

能流露出一种对物的迷恋。如在文本中的女作家在香港时曾与年轻的帽子小姐共居一室，对她随意丢弃各种包装纸料，颇不以为然，她像前社长那样成为检验垃圾桶的侦察员，在一堆水瓶、提袋、丝袜中，拾起一串串书写文字的标签，说道：

“字，举凡纸上有字的，哪怕碎小到是从何处撕下来一截纸头记着号码歪斜难辨的，皆不许弃为垃圾。字的归字，只可回收，然后再生。我的再生界里，字归最高级。”⁷⁰

从这足以证明对于女作家而言，人与大地的和谐关系已遭破坏，从垃圾桶中的废弃物才是最能阅人读物的。而“拾荒”的意义则与人类学家认识俗世文化的立场相似。⁷¹亦是说，她透过观看不同人的垃圾，不同世代的价值观将浮出表面。朱天文曾说道：“逐物迷己，好像活在一个泛灵的世界里，连塑胶都有灵。”⁷²在她的作品中，能够因人的目光的注视和纪念，使物变得不再是冰冷的对象，而是有了生命和神性一样，朱天文可真的是万物有灵论。

《巫言》可说是朱天文第一次直面内心，正面详述着点滴记录老爹抗癌的过程直至病逝的种种事件。老爹庞然大物的轰倒深深震痛了她，让她欲一次次扬起文字的招魂幡，抱着圆周轨道逆转，重回一切破坏尚未来临之前的现场，追随父亲最后的笔迹与身影。有时间，就有生老病死，时间之不可追溯，生命之无法重来，任何人，都别无他法。但是书写，却能够顶住遗忘。父亲的形象，是〈巫事〉里最为情真意切的感人部分，故《巫言》这部小说，亦可将对父亲的怀念看作一个核心。死亡的经验任何他人都无法分享分担，即使是自己的挚

⁷⁰ 朱天文：《巫言》，《朱天文作品集 8·巫言》，页 19。

⁷¹ 朱天文：《巫言》，《朱天文作品集 8·巫言》，页 183。

⁷² 朱天文：〈舞鹤对谈朱天文〉，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5·有所思，乃在大海南》，页 268。

爱至亲都好。而朱天文所写的《巫言》或许可以说是为了要让自己能够告别思念父亲的思想以及想要坦然地去面对这一切。因此，朱天文所写的《巫言》主要是以女作家怀想已故的父亲，来记叙父亲的生平以及女作家自己在现实生活的经历及反省。朱天心的夫婿唐诺（谢材俊）指出朱天文在《巫言》中追思父亲的意念，并为她所写的父亲形象与父女情深而被感动。⁷³她在《巫言》中有一段：

“前社长真想，真想把这一刻的清醒明白，传给谁知道，如科幻世界里一按钮，脑中所想便输至另一脑中。就像基因，会得复制，传给下一代。可怜无法复制，无法传递，无人知晓的清晰明白啊。”⁷⁴

朱天文这样写是因为她想象着父亲全力以赴为他的长篇小说献身，期望作品能够传承下去。此外，在《巫言》中也带出了父爱的温和、宽厚令儿女们安心：

“屋里人老爹，他若晚一点起床的话，手拿荧光红的塑料马桶蛮像持盏油灯担心不要风吹熄，戒慎着一阶一阶下楼来，浴室叫女孩们占据了，只得将像油灯的马桶暂搁好在墙侧，坐至茶几前翻报纸等厕所，可直到妹妹拎了提袋出门，老爹仍未排上队梳洗成功。”⁷⁵

另外，还有一段讲述未戴假牙的父亲以沉默的方式来传达她对子女写作的关心：

“听见二女孩对屋里人说输钱去啦，他便得以从容抬起眼颌首微笑，无言，意思是：‘抱歉帮不上忙，但是你做得到的，而且一定做得好，比我好。去吧。’”⁷⁶这一切都仿佛在描述着朱天文与朱西宁之间的关系一般，父亲对她的

⁷³ 唐诺：〈关于〈巫言〉〉，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8·巫言》，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页 330。

⁷⁴ 朱天文：《巫言》，《朱天文作品集 8·巫言》，页 229。

⁷⁵ 朱天文：《巫言》，《朱天文作品集 8·巫言》，页 100。

⁷⁶ 朱天文：《巫言》，《朱天文作品集 8·巫言》，页 101。

关爱，以及默默鼓励着她在创作上的精神一样。如朱西宁并不会坦白的告诉朱天文她的作品好与坏，只是会用铅笔在朱天文的作品上把错别字的那一行轻轻地打一个小圈。这正好与《巫言》中所提到的很相像，父亲只会以沉默的态度去鼓励自己的女儿。朱天文写的《巫言》中里的〈巫途〉有一段正好表现出她对父亲离去的心情：

“我是不知为死者点支蜡烛对她能有什么好处，但我想起伊莲的话，又有何伤呢？”……我用坛上一支蜡烛的火焰点燃了新的一支，想着我去世一年的老爹。一年来我措意不怎么去想他，……因为若我去想，我便只能想到他不在那儿了，他已经死了。泪水于是滚落却一点不像液体，而像断了线的珍珠纷纷滚下我脸颊。”⁷⁷

在这一段，不难发现朱天文对于她父亲的离去是如此的难过，甚至难过到想要逃避现实所发生的一切事务。这也证明了朱西宁在朱天文心里是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朱天文将一个人的内心开掘到如此深，她所呈现的一切，将带领着读者走进生命无计可回避的孤绝。

在《巫言》中，文字可说是最重要的工具技艺。这仿佛就像是创作者拥有魔法一般，凡手指触及的都能用文字来唤出人与物的不平凡灵魂。这整部小说从第一章的垃圾分类法则及珍惜字纸的宣告，到最后一章的文字在熊熊大火的焚烧中灰飞烟灭。朱天文以焚烧所有的文字和文明意象来作结尾，“只有会被火烧毁但存留的，是的自火中救出的，才能让人学习到某种必要性，某种可能永远失去无法取代之物的必要性吗？神圣之书。”⁷⁸这可以看出朱天文从小就觉得写作是一件很重要且神圣的事，文字不仅在过去的历史里开创了文明，延续了文明，将来亦要靠它重建文明。因此，朱天文有着一贯的坚定信念，写作在

⁷⁷ 朱天文：《巫言》，《朱天文作品集 8·巫言》，页 201。

⁷⁸ 朱天文：《巫言》，《朱天文作品集 8·巫言》，页 322。

她，是确立自身的位置。这就像文本中的孙行者一样，含了定分珠，就算再大的旋流风浪都屹立不倒，同时还以血肉之躯来抵抗时间和所有的流逝，抵抗日益鄙俗浅薄的文化及举世而来的焦虑，来挽留在现实的进攻下已不断失去阵地的信念体系。这一切正是作者留下给读者一个辩证的希望。

第四章 结论

综观上述所言，朱天文能够走上创作之路，主要是因为从小就生长在一个文学世家之中，自然而然的就会继承父母的写作基因。此外，胡兰成的那种不局限于文学的视野，也是让朱天文所终生效仿的，因此胡兰成也可说是其中一位让她成为作家的重要人物之一。之后，她还以侯孝贤的御用编剧的身份享誉华语电影界。由此不难看出在朱天文的生活中，除了这三个男人足以串成了她的世界外，也不容许忽视张爱玲这位女作家。这使到朱天文所经历过的每一件事都化成了烦琐的碎片永存在她的脑海里，而这些碎片都能在她的作品世界中无形的浮现出来。

在朱天文的作品世界中，就能明显地看出她对于时间的迁逝和空间的流转，有着持久的兴趣和锐利的敏感。因此，时间对朱天文而言是她小说的核心主旨，即是在她笔下反复出现有关“成长”和“青春”的主题。在她早期的作品中，所写的是成长的小说，当时的成长还是属于青春的校园生活，觉得童年、少年甚至于青年时期既苦且长的主人公们，都渴望能够快速的长大，以便能够穿着新衣变成新的人跳入一番新天地。一直到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她对于时间又是一番沧海桑田后的领悟。青春不再是万能的救赎之道，就算是也只是属于拥有犯错再重来的机会，因此朱天文从此要寻求的是更深沉，更具理性以及更富哲学精神的信仰来支撑她的作品。无论是早期或是晚期的作品，虽然主题多有变化，但她所表现的人在时间中的永恒伤逝和空间转换却逃脱不了悲剧结局的哀感，却万变不离其宗，一以贯之。“人世需要简单、清静，而活泼富足，这是

文章的事”⁷⁹。朱天文正是继承了胡兰成的写作观：自己在世人世事之中，同时看尽世人世事。胡兰成曾说过：“没有渔樵闲话里的天道人事，是不能写大文学的。”⁸⁰朱天文以这种看似无意实是有意设计的语言来描绘日常生活，以审美的视角来取代政治学、社会学的视野。原本颓废、无奈和苍凉的人生被神思清明的语言幻化成可感可触的生命感觉，赋予了原本世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另外，她的作品不是抗议式的而是自省式的；同时她以不温不火的个人边缘叙述中所流露出的颠覆性，虽会很容易被主流的文化力量所稀释的，但这正是朱天文的创作特色。

直到晚期的《巫言》，足以窥见在历经政党的轮替，世纪后的荒谬与本土化如潮的掀来，去中国化的鼓动以及父亲的死亡，使到朱天文的创作思想更趋深沉。在炼金的文字下，足以呈现出她生命深处中对人生与人世的观瞻剔透，也展现出跟以往不同的生命风格。因此，她晚期的作品仿佛就是她对自身的写作及人生理念的一个剖白。笔者认为朱天文不仅只是个作家而已，她会反复雕琢小记忆，把这世界的纷纷乱象及对它的批判思考都融入在文字里。这足以看出写作是她自我存在的理由，同时亦是对这世界的发言与对抗的方式。由此看来，《巫言》就像一个仪式，一桩祭奠，一部招魂的书，是为已故的老父招魂，亦是为日渐湮没的文字招魂。

⁷⁹ 胡兰成：〈来写朱天文〉，《中国文学史话》，页 229。

⁸⁰ 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远景出版社，2004，页 11。

参考书目

1. 胡兰成：《禅是一枝花》，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2. 胡兰成：《今生今世》，台北：远景出版社，2004。
3. 胡兰成：〈来写朱天文〉，《中国文学史话》，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4. 张爱玲：《传奇自序》，《张爱玲小说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90。
5. 朱天文：《花忆前身》，台北：麦田出版，2002。
6. 朱天文：《荒人手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7。
7. 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1·传说》，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8. 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2·淡江记》，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9. 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3·炎夏之都》，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10. 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11. 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5·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12. 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6·黄金盟誓之书》，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13. 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14. 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8·巫言》，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15. 朱西甯，蔡凤仪编：《金塔玉碑》，《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台北：皇冠出版社，1996。
16. 卓慧臻：《从〈传说〉到〈巫言〉——朱天文的小说世界与台湾文化》，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9。

参考报刊

1. 白睿文：〈文字与影像——访谈朱天文与侯孝贤〉，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5·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2. 黄秋芳：〈在文学之外——朱天文走过〈炎夏之都〉〉，《自由青年》，台北：自由青年社，1988。
3. 李文冰采访：〈文学的凿石者——作家朱天文专访〉，《幼狮文艺》，1998年，第85卷，第3期。
4. 毛尖：〈关于〈巫言〉与朱天文对话〉，《东方早报》，2008年9月22日。
5. 王良芬：〈朱天文纽约演讲废墟里的新天使，自述创作历程〉，《中国时报》，1999年5月2日。
6. 舞鹤，朱天文：〈舞鹤对谈朱天文〉，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5·有所思，乃在大海南》，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7. 袁瓊瓊：〈最想念的季节——天文种种〉，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3·炎夏之都》，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8. 詹宏志：〈一种老去的声音——读朱天文的〈世纪末的华丽〉〉，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9. 张大春访问，王之樵记录整理：〈如何与张爱玲划清界限〉，《中国时报》，1994年7月17日，39版。

参考期刊

1. 周斌：〈论朱天文的电影剧作〉，《华文文学》，2006年，第73期，页99-104。

学位论文

1. 阿城：〈稀有金属〉，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7·最好的时光》，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2. 黄锦树：〈神姬之舞——后四十回（后）现代启示录〉，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6·黄金盟誓之书》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3. 刘叔慧：《华丽的修行——朱天文的文学实践》，台北：淡江大学中文研究所，1995。
4. 唐诺：〈关于〈巫言〉〉，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8·巫言》，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
5. 王德威：〈从〈狂人日记〉到〈荒人手记〉论朱天文，兼及胡兰成与张爱玲〉，参见朱天文《朱天文作品集 4·世纪末的华丽》，台北：INK 印刻出版，2008。